



起点中文网
www.cmfu.com



CITY COMIC
城市漫画

伍 天下权臣宝典

猫腻 著



包裹在他最外面的是一层金光闪闪的外衣，外衣下面是使人流泪的芥末，芥末下面是甜得发腻的奶油，奶油下面是苦涩无比的毒药……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

伍 天下权臣定典

猫膩 / 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ISBN 7-302-3464-2
 01:2006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
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
 社 址 北 京 大 学 路 4 号
 电 话 010-62770175
 邮 政 电 报 挂 号 7234
 网 址 www.cup.com.cn
 010-62770175



ISBN 7-302-3464-2
 01:2006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
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
 社 址 北 京 大 学 路 4 号
 电 话 010-62770175
 邮 政 电 报 挂 号 7234
 网 址 www.cup.com.cn
 010-62770175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庆余年：天下权臣宝典. 第5部/猫腻著.—北京：中

国友谊出版公司，2008.10

ISBN 978-7-5057-2464-8

I. 庆… II. 猫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42148 号

-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名 | 庆余年：天下权臣宝典. 第5部 |
| 著者 | 猫 腻 |
| 出版 |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|
| 发行 |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|
| 经销 | 新华书店 |
| 印刷 | 三河市燕山印刷有限公司 |
| 规格 | 710×1000 毫米 16 开本
20 印张 300 千字 |
| 版次 |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|
| 印次 |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|
| 书号 | ISBN 978-7-5057-2464-8 |
| 定价 | 28.00 元 |
| 地址 |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|
| 邮编 | 100028 电话 (010) 64668676 |



第五卷 京华江南

第四十三章 收楼 / 2

第四十四章 妓女、路人以及一场雨

第四十五章 天的暗杀 / 8

第四十六章 京都府外谢必安 / 20

第四十七章 小恙无妨观落叶 / 31

第四十八章 墙里秋千墙外道 / 41

第四十九章 陈园有客 / 47

第五十章 秋林、私语、结果 / 59

第五十一章 菊花、古剑和酒(一) / 72

第五十二章 菊花、古剑和酒(二) / 78

第五十三章 匕首,又见匕首! / 91

第五十四章 伤者在宫中 / 101

第五十五章 烛光下的手术 / 109

第五十六章 梅园病人 / 115

第五十七章 神仙局背后的神仙 / 123

第五十八章 大皇子来访 / 132

第五十九章 封赏与对话 / 140

天下权谋宝典

第五部





天下权臣宝典

第五部

大东军

- 第六十章 情书 149
- 第六十一章 游园惊梦(上) 154
- 第六十二章 游园惊梦(中) 159
- 第六十三章 游园惊梦(下) 167
- 第六十四章 上京城的雪 175
- 第六十五章 大宗师,黑布,谜语 180
- 第六十六章 谁能杀死范提司? 187
- 第六十七章 山居笔记 195
- 第六十八章 最好的时机 203
- 第六十九章 知母莫若知父 208
- 第七十章 庆国人民关于叶家的集体记忆 216
- 第七十一章 猜出花儿来也就是那样 224
- 第七十二章 布衣宗师的宗师战 231
- 第七十三章 范府的变化 239
- 第七十四章 宫中小楼隐风动 247
- 第七十五章 俱往矣 253
- 第七十六章 祝您飞黄腾达 259
- 第七十七章 离前骚(上) 266



天下权臣曲
第五部

庆余年



第七十八章 离前骚(下) / 272

第七十九章 夜泊颍州有贼来 / 283

第八十章 庆国最大的一艘贼船 / 288

第八十一章 有情况 / 296

第八十二章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/ 301

第四十三章 收楼

抱月楼还在继续营业。

虽然有极少数消息灵通的人士知道为了这间京都最招风的楼子，范家与二殿下那边已经闹了起来，但事后范府只是打了一顿热热闹闹的板子，并没有什么太过激烈的反应，而监察院也没有对抱月楼诸多为难，所以以为这件事情就这样淡了。

在这些人的心中，这是很自然的结果，毕竟范闲再如何嚣张，对上一位皇子，总是会有许多忌讳，更何况在众人眼里，范家二少爷经营抱月楼，虽然对于范氏的名声稍有损伤，但在其中捞的银子可不会少，大家齐心协力，将这件事情压下去，才是个真正双赢的局面。

而在那些并不知情的京都百姓看来，这事却透着一丝古怪——什么时候咱陛下的特务机关，也开始管起妓院这档子事来了？范家究竟出了什么事？为什么一向横行京都街头的那些小霸王忽然间销声匿迹了？

但不管是知情或是不知情的，都以为这件事情和京都里常见的那些权贵冲突一般，最终会因为那些无形却密布于空气中的关系网消失无踪，正所谓你好我好，大家好。

然而那些抱月楼里的主事、姑娘、掌柜们，却不像外人看着那般轻松，因为自从监察院抄楼之后，大东家便再也没有来过抱月楼，整个人就像是失踪了一般，虽有传闻这位年纪轻轻的大东家是被禁了足，但没有准信儿，众人总是难以心安，而且二东家身份特殊，也不可能天天在楼里照管着，一时间，抱月楼虽然保持着外表的平静，但隐隐已经有股暗潮在缓缓涌动。

二皇子那一派的人也在犯嘀咕，为什么范家把那些牵涉到青楼命案里

的人，直接送往了京都府？

自从梅执礼转职之后，这个要害衙门便一直被二皇子掌控着，对方肯定清楚，京都府是二皇子的势力范畴，如果说范家是准备撕破脸皮，拼着将二少爷送官查办，也不肯受己等威胁，那为什么只传出了范二少被禁足的消息，却没有看到监察院、范家有丝毫动手的迹象？

二皇子在头痛着这件事情，根本没有想到范家已经如此决然地将范思辙逐出了京都，悄无声息地送往了异国——隐隐的担忧，促使着二皇子一派开始做些准备，但事到临头，他们才愕然发现，自己与抱月楼一点关系也没有，清白得无以复加，就算提防着范闲要报复，可是连自己这些人都不知道范闲能抓到自己什么痛处，那又从何防起？

没有人能掌握到范闲的想法，也没有人能猜测到执行人小言公子的执行力。

这一日，风轻云淡，黄叶飘零，正是适合京外郊游赏菊的好日子。

离皇家赏菊日还有六天，京都里的官绅百姓们纷纷携家带口往郊外去，加之又是白天，所以抱月楼显得格外的清静。由于前途未卜，大东家失踪，往常精气神十足的知客们有气无力地倚在柱旁，瘦湖畔的姑娘们强颜欢笑，陪着那些好白昼宣淫的老淫棍，还有一些不知名的昆虫在侧廊下的石阶处拼命蹦跶着，声嘶力竭地叫唤着，等待着自己的末日到来。

楼中的伙计们都显得有些心神不宁，拿着块抹布胡乱擦拭着桌面，放在以往，这桌子必须得用白绢拭过，确认不染一尘才算合格，哪里能像现在这般轻松。

忽然间，有一个人走了进来，这人眉毛极浓，看着就像画上去的一般，这等容貌虽然寻常，却极好被人记住，所以某夜曾经接待过他的知客顿时认了出来，愣在了抱月楼的大门之旁，身子一弹，却不敢上前应着。

倒是一位伙计奇怪地看了知客先生一眼，将手上的灰抹布极利落地一搭，唱道：“有客到……”尾音悠长，脆生生的极为好听。

来人微微一怔，面上浮出一丝苦笑，似乎是心中有极大为难处，他在抱月楼宽广无比的大厅里稍站片刻，终于忍不住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让石清儿来见我。”

这回轮到伙计愣了，心想这客人好大的口气，居然让石姑娘亲自来见

他，而且还是直呼其名？这京中权贵众多，但到得抱月楼来的人物，谁不是对清儿姑娘客客气气的？

认识此人的知客先生终于醒了过来，擦去额角冷汗，一溜小跑到了那人身前，恭恭敬敬地说道：“这位大人，我马上去传。”然后让伙计领着此人上了三楼的甲二，抱月楼最清静最好的那间房，吩咐好生招待着。

等到此人上楼，一楼的这些伙计知客们才围了上来，七嘴八舌说个不停，不知道来的是哪路神仙。值此抱月楼风雨未至，人心却已飘零之际，稍一震动，便会惹来众人心头大不安。

终于有人想了起来，这位眉毛生得极浓的，像是位寻常读书人的人物……竟是那日和“陈公子”一道来嫖妓的同伴！陈公子是谁？是抱月楼大东家的亲哥哥！朝中正当红的小范大人！那来的这人自然是范大人的心腹，只怕是监察院里的高官。

楼中众人目瞪口呆，都知道那日发生的事情，自己这楼子只怕把范大人得罪惨了，连带着大东家都吃了苦，今日对方又来人，莫不是监察院正要抄一道楼？这抱月楼还能开下去吗？

此时有人叹息道：“我看啊……楼子里只怕要送一大笔钱才能了了此事……说来真是可惜，大东家虽然行事狠了些，但经营确实厉害……平白无故地却要填这些官的两张嘴，再好的生意，也要被折腾没了。”

“呸！”有人见不得他冒充庆庙大祭祀的做派，嘲笑道：“你这蠢货，咱抱月楼的大东家就是小范大人的亲弟弟，监察院收银子怎么也收不到我们头上来，难道他们哥俩还要左手进右手出？人头顶上还有位老尚书大人镇着的。”

那人脸面受削，讷讷道：“那这位跟着范提司的大人来楼里做什么？”

来人正是史阐立，今日范闲在轻松快活，他堂堂一位持身颇正的读书人，却被门师赶到了妓院来，心内自然有些不堪。

石清儿眸中异光一闪，恭恭敬敬地奉上了茶，知道面前这位虽然不是官员，却是范提司的亲信，这些天大东家一直消失无踪，对方忽然来到，不知道是要做什么，略顿了会儿后温柔地问道：“史先生，不知道今日前来有何贵干？”

史阐立微一迟疑。

石清儿是三皇子挑中的人，和范氏关系不深，见对方迟疑，却是会错了意，掩唇嫣然一笑道：“如今都是一家人，莫非史先生还要……来……抄……楼？”

她说的这个抄字卷舌特别深，说不出的怪异。

史阐立浓眉微皱，很是不喜此女轻佻，将脸一黑，从怀中取出一张文书，沉声说道：“今日前来，不是抄楼，而是来……收楼的。”

石清儿一愣，从桌上拿起那张薄薄的文书，快速地扫了一遍，脸色顿时变了，待看清下方那几个鲜红的指头印后，更是下意识里咬了咬嘴唇。稍沉默片刻后，她终于消化了心中的震惊，睁大眼睛问道：“大东家将楼中股份全部……赠予你？”

话语间带着惊讶与难以置信，抱月楼七成的股份，那得是多大一笔银子，怎么就这么轻轻松松地转了手？石清儿知道这件事情一定不会这么简单，皱眉问道：“史先生，这件事情太大，我可应承不下来。”

史阐立苦笑道：“不需要你应承，从今日起，我便是这抱月楼的大东家，只是来通知一声。”

石清儿将牙一咬：“敢请教史先生，大东家目前人在何处？这么大笔买卖，总要当面说一说。”

史阐立一手好文字，前些天夜里拟的这份文书是干干净净，简简洁洁，没料到最后，他却被范闲硬逼着来当这个大掌柜，心里头本来就极不舒服，多少生出些作茧自缚之感，此时听着对方问话，不由冷声说道：“难道这转让文书有假？休要啰嗦，待会儿查账的人就到，你也莫要存别的想法。”

石清儿已隐约察觉到范家是准备从抱月楼里脱身，而用面前这位读书人来当壳子，但她的等级不够，不知道太多的内幕，而且袁大家也忽然失踪了，只好拖延道：“既然这抱月楼马上就要姓史了，本姑娘也是混口饭吃，怎么敢与您争执什么……”她心中已是冷静了下来，含笑说道，“只是这楼子还有三成股在……那位小爷手上，想来史先生也清楚。”

不管怎么说，只要三皇子的三成股在抱月楼里，你范家就别想把抱月楼推得干净。她却哪里知道，范闲从一开始就没有将抱月楼从身边踢掉的想法。

史阐立望着她，忽然笑了一笑，两抹浓厚的眉毛极为生动地扭了扭：“今日收楼，就是要麻烦清儿姑娘……转告那位一声，二东家手上那三成股，我也收了。”

我也收了？

“好大的口气！”石清儿大怒道，心想你范家自相授受当然简单，但居然空口白牙地就想收走三皇子的股份，哪有这么简单！

史阐立此时终于缓缓进入了妓院老板的角色之中，有条不紊地说道：“要收这三成股份，我有很多办法，这时候提出来，是想给那位二东家一个面子，清儿姑娘要清楚这一点。”

石清儿冷哼道：“哦？看来我还要谢谢史先生了，只是不知道……您肯出多少银子？”

史阐立伸出了一根手指头。“十万两？”石清儿疑惑道，心想这个价钱确实比较公道，就算抱月楼将来能够继续良好地经营下去，十万两三成股，也算是个不错的价位。

史阐立摇了摇头。“难道只有一万两？”石清儿大惊失色。

“我只有一千两银子。”史阐立很诚恳地说道，“读书人……总是比较穷的。”

“欺人太甚！”石清儿怒道，“别以为你们范家就可以一手遮天，不要忘记这三成股份究竟是谁的！”

史阐立眉头一挑，和声说道：“姑娘不要误会，这七成股份是在下史阐立的，与什么范家蔡家都没有关系……至于那三成股份是谁的，我也不是很关心。”

石清儿冷声说道：“这三成股份便是不让又如何？”

“第一，抱月楼有可能被抄出一些书信，什么里通外国啊之类，至于是什么罪名，我就不是很清楚了。”史阐立笑着说道，“第二，京中会马上出现一座抱日楼……既然本人拥有楼子的七成股份，我自然可以将抱月楼的伙计、知客、姑娘们全部赶走，然后抱日楼就会重新招过去……清儿姑娘可以想一下，那座现在尚未存在的抱日楼，能在多短的时间内，将抱月楼完全挤垮？”

石清儿面露坚毅之色，不肯退步：“第一点我根本不信，难道范家……不，史先生舍得抱月楼就此垮了？用七成股份来与我们同归于尽？”

她面露骄傲之色：“第二条更不可能，大东家当初选址的时候，极有讲究，而且这些红牌姑娘们与咱们楼子签的是死契，怎么可能说走就走？”

史闾立摇头叹息道：“清儿姑娘看来还是不明白目前的局势……你要清楚，我现在才是抱月楼的大东家，什么死契活契，我说了才算数。”

石清儿面色一变。

史闾立站起身来，推窗而眺，微笑着说道：“至于抱日楼的选址，不瞒姑娘，正是抱月楼的侧边，也是在瘦湖之畔……之所以本人过了这些天才来收楼，就是因为前两天我正忙着收那处的地契。”

石清儿瞠目结舌说不出话来。

史闾立此时已经完全沉醉于一位狠辣商人的角色之中，挥手捞了捞窗外瘦湖湖面上吹来的微风，继续说道：“至于同归于尽……如果贵方始终不肯退出，那就同归于尽好了……抱月楼的七成股份，虽然值很多银子，但还没有放在我的眼里。”

话一出口，他却自嘲地笑了起来，自己什么时候开始洗去了读书人的本分，而有些陶醉于这种仗势欺人的生涯之中？他对石清儿确实是在赤裸裸地威胁，但这种威胁极易落在实处，看似简单，却让对方——或者说三皇子根本应不下来。

抱月楼旁的地确实已经被监察院暗中征了，用的什么手段不得而知。史闾立知道，收楼的每一个步骤都走得极为稳定，不虞有失，那位小言公子出手，果然厉害，三皇子手中的三成股如果真的不肯让出来，小言公子一定有办法在十天之内，让这家抱月楼倒闭，今后再无翻身的可能。

“姑娘你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根源，就不要多想什么了。”史闾立也不需要对方三皇子传话，范闲要收抱月楼的消息，早已通过范府自身的途径，传入了宫中宜贵嫔的耳里，如今三皇子天天被宜贵嫔揪着罚抄书，就算心疼自己的钱被大表哥阴了，也暂时找不到法子来阻止这件事情。

他看着石清儿有些惘然的脸，读书人柔和的天性发作，笑着说道：“我是一个极好说话的人，日后你依然留在楼中做事，尽心尽力，自然不会亏待你。”

谁知道石清儿却是一个死心眼的人，总想着要对二东家……负责，虽

然二东家只是一个小小年纪的孩童，但她想着这孩子的身份，总觉得这事荒谬得很——京都里霸产夺田的事情常见，但怎么会有人连皇子的产业都敢强霸豪夺？

“如果二东家传话来，我自然应下。”她咬着牙说道，“但账上的流水银子，你我总要交割清楚，一笔一笔不能乱了。”

史阐立点点头，一直在外面等着的收楼小组终于走进了楼里。看着那一群人，石清儿的眼睛都直了——穿着便服的监察院密探……竟然还是密探，这样一群人来收楼，谁还敢拦着？

等看到这行人里面那位颌下留有长须，正对抱月楼的布置环境经营风格大加赞赏的小老头时，石清儿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再也说不出话来，心想自己就算再尽力，也阻不了范提司大人将三皇子的那份钱生吞进去了。

有庆余堂的三叶掌柜亲自出马，这账再怎么算，只怕这抱月楼最后都会变成姓史……不，那个天杀的姓范的。

对方肯定不会噎着，说不定连碗水都不屑喝。

第四十四章 妓女、路人以及一场雨天的暗杀

庆余堂的掌柜们向来只是替内库把把脉，帮王府打理一下生意，已经有许多年没有正经露过脸了。但石清儿既然能从一位妓女辛苦万分地爬到顶级妈妈桑的地位，那一定是位肯学习、有上进心、对于经营之道多有钻研之人，她当然清楚庆余掌的那些老家伙们——只要是经商的，对于老叶家的老人，都有股子从骨头里透出来的尊敬与仰慕，就如同天下的文士看待庄墨韩一般。

所以石清儿见这位三叶掌柜来了，顿时断了所有在账面流水上玩小聪明的念头，更是做好了全盘皆输的准备，袅袅婷婷地上前，尊重无比地行了个礼。

三叶掌柜年纪只怕也有五十了，颌下的胡须都像染了些白面般，看着石清儿的媚妍容颜连连点头，面露欣赏之色。

史阐立在旁愣着，心想门师派了这么个老色鬼来是做什么？

三叶赞叹道：“这位姑娘……想必就是这间楼子的主事吧？老夫看这楼子选址、择光、楼中设置，无不是天才之选，实在佩服，姑娘若肯继续留在楼中，我便去回了范提司，实在是不用我这把老骨头来多事。”

石清儿面色一窘，应道：“老掌柜谬赞，楼中一应皆是大东家的手笔，与小女子无干。”

三叶掌柜面现可惜之色，叹道：“这位大东家果然是位经营上的天才人物……怎么却……得罪了范……”幸亏他年纪大了，人还没糊涂，知道这话过了头，赶紧住了嘴，只是一个劲儿地摇头，四处打量着，满是凌于东山之峰却不见高手的喟叹心态。

经营之道，便是由细节之中体现出来，在庆余堂这些浸淫商道二十年的老掌柜眼中，抱月楼虽然走的是偏门生意，但楼堂却是大有光明之态，而且楼后有湖，湖畔有院，伙计知客知进退，识礼数，姑娘们不妄媚，不失态……恰恰是掐准了客人们的心理需要，主持这一切的那位仁兄实在是深得行商三昧。

老掌柜在这里感叹着，史阐立却忍不住摇了摇头，心想范家二少爷看来还真不是位简单的权贵子弟，说来也真是妙，范家这两兄弟，与世人都大不一样。

宫中一直没有消息出来，石清儿自然不敢对三皇子那份钱做主，但是收楼小组已经进驻，自然要将账册搬出来供双方查核，虽说庆国商家大多数都有明账暗账之说，但当着三叶掌柜的面，石清儿不敢再玩手段，不过几炷香的工夫，抱月楼的银钱往来已经算得清清楚楚，而那折算成一千两银子的三成股份，也暂时割裂开来，就等着三皇子那边一递消息，整座抱月楼便会完完整整地成了……史阐立的生意。

待做完这一切，石清儿满心以为抱月楼今后的大掌柜就是庆余堂的三叶时，不料这位老掌柜又坐着马车走了，让石清儿不免有些吃惊。

更让她吃惊的是，打门外进来的那位抱月楼新掌柜，竟是位熟人！

“桑文？”石清儿目瞪口呆，但马上醒了过来，这位桑文当初被范提司强行赎走之后便没了消息，原来竟是杀了个回马枪！

史阐立看着她的神情，说道：“不错，这位桑姑娘就是今后抱月楼的大掌柜。”

石清儿勉强向桑文微微一福，当初在楼中的时候，桑文因为以往的声

名，总是刻意有些冷淡与刚强之气，难免受了石清儿不少刁难，此时见对方成了抱月楼的大掌柜，她心知自己一定没有什么好果子吃，强行压下胸口的闷气，便准备回房收拾包裹去。

桑文其实也有些不安，范大人对自己恩重如山，他既然又将抱月楼交给自己打理，那自己一定要打理得清清楚楚，只是她又有些隐隐畏惧三皇子那边的势力，此时见石清儿有退让之意，心头也是一松。

史闾立却是皱了皱眉头，说道：“清儿姑娘，你不能走。”

石清儿冷笑道：“我与抱月楼可没有签什么文契，为什么不能走？”

史闾立有些头痛地松了松领口的布扣，斟酌少许后说道：“这妓院生意我可没做过，桑姑娘往日也只是位唱家，若姑娘走了，抱月楼还能不能挣钱……我可真知道了。”

石清儿这才知道对方还有需要自己的地方，心中不由生出一股子得意来，微笑道：“若……”

一个若字刚说出口，史闾立却是抢先说道：“范大人说了，他没有开口，你不准离开抱月楼一步。”

石清儿气苦，终于明白对方不是需要自己，而是看死了自己，自己区区一个女子，就算与三皇子那边有些关系，但既然监察院的提司大人都发了话，自己哪里还敢说半个不字？这世上会为了一个妓女而与监察院冲突的官员，还没有生出来，就算是皇子，也不会做这种得不偿失的事情，范提司如果想灭了自己，比踩死一只蚂蚁还要简单。

“留着我做什么？”她有些失神地问道。

史闾立说道：“范大人……噢，不对，本人准备对抱月楼做些小小的改动，我认为清儿姑娘应该在其中能起到一些作用，说不定将来这整个庆国的青楼……都需要这些改动的。”

石清儿一愣，抱月楼的生意做得极好，所以大东家已经拨出了一些本钱去旁的州开分楼，但是目前而言，整个庆国的青楼业，自己占的份额并不太大，至于改动……自古以来青楼生意就是这般做的，难道说范提司真准备聊发诗仙狂，让天下的妓女们都不卖了？

可问题是……妓女不卖肉，龟公不拉客，那还是青楼吗？

史闾立不知道她心中的疑惑，只是按着门师的吩咐，一条一条地说着：“第一，楼中的姑娘们自即日起，改死契为活契，五年一期，期满自

便。第二，抱月楼必须有坐堂的大夫，确保姑娘们无病时，方能接客。第三……”

还没说完，石清儿已是疑惑地问道：“改成活契？这有什么必要？”

史阐立解释道：“大人……咳，又错了，本人以为，做这行当的，五年已是极限，总要给人一个念想，如果想着一世都只能如此，姿色平庸些的，又没有被赎的可能，姑娘们心情不好，自然不能好好招待客人。”

石清儿讥讽道：“五年契满，难道咱们这些苦命女子就不能不卖了？谁来给她们脱籍？”

庆国伎妓不同册，妓者一入贱籍之后，便终生不得出籍，除非是被赎，或者是朝廷有什么格外的恩旨，按照先前说的，抱月楼签五年活契，那五年之后，楼中的妓女们脱不了籍，还不是一样要做这个营生。关于这个问题，史阐立没有回答，因为门师说过，他将来自然会处理。

石清儿又嘲笑道：“至于郎中就更是可笑了，楼中姑娘们身份低贱，没有哪个郎中愿意上门，平日里想看个病就千难万难，怎么可能有人愿意常驻楼中……那些男人丢得起这脸吗？”

一直沉默不语的桑文姑娘微笑着说道：“提司大人说过，他在监察院三处里有许多师侄，请几个大夫还是没有问题的。”

石清儿苦笑一声，心想监察院三处是人人畏惧的毒药衙门，难道他们的人准备转行做大夫？她愈发觉着那位范提司是个空想泛泛之辈，嘲讽道：“即便有大夫又如何？姑娘们身子干净了，来的客人又谁能保证没患个花柳什么的？”

史阐立也有些头痛，说道：“这事……我也没什么好主意。”哪里是他没好主意，明明是范闲同学的卖淫产业化构想里，遇上了无法推广避孕套的这一天大难题。

“你先听完后几样。”他咳了两声继续说道，“今后强买强卖这种事情是不能有了，如果再有这种事情发生……唯你是问。”

他盯着石清儿的双眼，直到对方低下了头。

“雏妓这种事情不能再有。”

“姑娘们每月应有三天假，可以自由行事。”

随着“史大老板”不停地说着，不止石清儿变了脸色，就连桑文都有